

THE SUNSET 落日余音

桐海特供修正版

谢尔盖·科斯杰科 著



亚斯共产文学出版社

落日余音

谢尔盖·科斯杰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日余音/谢尔盖·科斯杰科编著. — 亚斯共产文学出版社,
2020. 12 (2020. 12 重印)
ISBN 978-7-6437-6497-9
I. 落..... II. 谢.. III. 小说-科幻-经典文学 IV. ①G625
亚斯共和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3698 号

落日余音

桐海特供版 2021 典藏版
谢尔盖·科斯杰科 主编

责任编辑	谢尔盖·科斯杰科
装帧设计	亚斯红日网络科技中心
整体制作	亚斯红日网络科技中心
出版发行	亚斯共产文学出版社
审核部门	第 507 号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赞助企业	亚斯红日网络科技中心
印刷	蓬溪格勒华硕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41 千
版次	2022 年 6 月第三版
定价	49.90 元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直接联系调换。如发现画面模糊、字迹不清、
断笔缺画、严重重影等疑似盗版图书,请拨打举报电话。

盗版举报电话: 086-13518363312 086-13778722499
读者服务热线: 4006-980-700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过去了？	15
第二章：“死人”也会走路	16
第三章：峥嵘岁月	17
第四章：向交通枢纽进击！	23
第五章：人间宝藏	30
第六章：危机之中没有交通堵塞	36
第七章：远征，出发！	41
第八章：措不及防	48
第九章：扬帆，起航！	53
第十章：遂宁斯格勒的余光	58
第十一章：难中重逢	65



人物介绍

I. 姚飞洋♂

出生于蓬溪格勒。桐海班地理系课代表，他非常喜欢在暗地里打瞌睡。他是一个短时社恐者，本应该就读于物理系的他意外地被分配到地理系专业，可他没有转系，而是老实地呆在了桐海冲刺班，按他的话来说：“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自我介绍了。”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II. 青和平♂

自出生以来就跟随在 507 地下科研机构工作的父母的身边，他们生活在普利皮亚季。在事故前夕，他因为随父母前往蓬溪格勒而侥幸躲过放射量高达一万五千伦琴的核事故。此后，他们一家人在蓬溪格勒定居。青和平在 AI 方面有着巨大的天赋，十五岁时，他制造出了第一台全方位无人机“陆上彗星”。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III. 胡智轩♂

他是亚斯共和国特种精英训练团的一位成员。从小对体育的热爱，使得他的身体素质十分强大。在蓬溪格勒市运会上，曾连续三次获得短跑冠军，由此而知，他在训练上是多么努力啊！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IV. 谢欣成♂

出生于拉斯比镇。桐海班的老油条，平时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他在年级上是十分擅长于开黄腔而远近闻名，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能发挥出巨大的用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钢铁直男。开学不久后收获了外号“尖尖”和“猩猩”。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V. 秦澜 ♀

遂宁斯格勒市是她的故乡，对生活的热爱使得她在外交方面毫无难度，曾就职于花园银行客服。她是桐海冲刺班的班长，平时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脾气似乎不太好，但是学分却年年位居第一，这也使得她成为风靡全校的明星级人物。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VI. 陈凤林 ♂

从童年时便怀有蓝天之梦的他，非常热爱研究各种飞行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莫斯科民航飞行学院的青年飞行团选中，之后便开启了他的蓝天之梦。十二岁时，由于学校的部分原因，他来到了蓬溪格勒市人民高级中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VII. 王锬璐 ♀

“哎呀日嘛神……”刘鑫雨每次见着她都会高喊一句。王锬璐是一个很擅长娱乐的活泼女孩，可以说是没有找不到聊天对象的说法。她所经过的地方毫无安静可言，应该是天性导致的。她曾考入蓬溪格勒电影学院，在摄影方面很有天赋，在第二次校庆会上获得了“明日记录者”荣誉称号。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VIII. 唐宇涵 ♂

一个老实的充满喜感的亚斯高中生，唐宇涵对待工作，生活积极负责；他乐观，阳光向上。因此每一个人对他的印象都还不错。他喜欢打篮球，即使是严冬季节，他也不会就此罢休。在高中毕业典礼的年级篮球赛上，他采用独创的“超时空”战术，以 63：38 的惊人比分将十六班篮球队狠狠压死在下面。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IX. 周逸飞♂

他出生于洛圣都的一家富裕家庭，身材魁梧，曾在亚斯人民食堂当过保安。他喜欢冬天穿一件熊皮大衣，因此被王宇杭称为“熊二”。关于周逸飞的积极事迹倒是不少，在蓬溪格勒人民高级中学进行拆迁时，他亲自驾驶着装甲车“地狱犬”号参与拆除工作，并且以拆除工作耗时 7 分 14 秒的惊人速度荣获“拆毁蓬中第一人”的称号。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X. 杜媛媛♀

出生于雷尔斯顿市医务区，曾是遂宁斯格勒市冬城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杜媛媛性格阳光，但很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情绪波动。她对一件事情的态度非常的端正，在校期间曾被评为优秀医学者。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XI. 王香怡 ♀

亚斯共和国杰出的年轻女学者，毕业于蓬溪格勒市科学研究院物理系。亚斯共和国新型探测器 C-28 正是因为王香怡参与了主要研究而大获成功。她的表现却十分像一个普通人，这是王香怡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XII. 唐汶蝶 ♀

她是一个身负着疑团与悬案又不失温柔的神秘女孩。她的性格古怪，爱笑，而她的笑声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毕业于亚斯人民大学的计算机工程系，曾领导过多次国际科研工作。她敢爱敢恨、飒爽活泼、聪慧、勇敢、善良和乐于助人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这与她阳光开朗的性格密不可分。既独立又具亲和力。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XIII. 王宇杭♂

亚斯共和国内最成功的企业家，毕业于蓬溪格勒政法大学的金融系。他是亚斯红日网络科技中心、亚斯晨曦之光影业、亚斯西海岸电台广播中心和亚斯夕阳化学科技中心的创始人。被张诚岗同志誉为：亚斯共和国的灵魂守护者。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XIV. 王瑜♀

是说，坚持就能取得成功吗？这还得想一想。王瑜是蓬溪格勒政法大学的一位在校研究生，为了能成功通过高数结业测试，她付出了比常人成倍的努力。她的骨子里似乎有一股傲气，不服输也不服软，与她的外表极其不相符，却又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她。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XV. 刘鑫雨 ♀

“我也要让别人知道我也是叛逆过的人。”。刘鑫雨是一个极具个性、幽默风趣的现代女青年。她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奥特莱斯经济学院，曾任职亚斯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党委书记。刘鑫雨主持的第一场例行记者会上，她回答媒体提问如何评价《加林日报》在发表辱亚文章后不愿就亚斯共和国的反对改变立场，称“面对恶意侮辱抹黑，亚斯共和国不做‘沉默的羔羊’”。不再隐忍退让，刘鑫雨的这种刚硬强势前所未见。如果说秦澜还略显斯文，有所保留；刘鑫雨的回呛则是直击要害，不留余地。

思维能力：★★★★☆

身体素质：★★☆☆☆

领导水平：★★★★☆

社交能力：★★★★★

“时间是不会原谅
改变它的人的。”

第一章：过去了？

在另一个维度空间。

2021 年 7 月 30 日，太阳活动突然变得十分异常，太阳黑子数以一定的周期骤增骤减地变化，耀斑也大量爆发。茫茫宇宙之中的亚斯 C-28 探测器发送了一份检测报告到了地球控制中心：太阳内核原有的核聚变反应离奇地进入了不稳定状态。这一系列原因导致太阳的放射量成倍增加，而地球表面的温度，也骤然升高，森林被烤焦，河流在沸腾；城市建筑也耐不住炽热的阳光；甚至，极地冰雪全部消融，大陆被淹没了近三分之二。

这一系列灾难造成成千上万的人类死亡，但在第二年的 4 月 26 日的“普里皮亚季”事件发生后，这种异常天象开始逐渐恢复，人类开始重建家园，各大国家都开始庆祝灾难的结束。然而，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事故后的普里皮亚季城

第二章：“死人”也会走路

“……几乎全国都遭受到这种模式的侵袭!不知何种原因，在太阳事故中遇难的生物体突然拥有了生命活动，并且会无意识地

攻击其他生物，为此亚斯国际医学中心研究院研究了部分标本，根据最新的研究



信息，这些东西并没有完全丧失生命，而是感染了一种新型的神经性病毒，它具有强大的再生和修复能力，类似于中非地区曾出现过的马尔堡病毒，病毒会攻击宿主的神经中枢，导致其表现出易怒，产生攻击行为等症状。在感染完全渗透后，他们的自主意识会被这种病毒给吞噬，会无意识地攻击其他的生物，通过撕咬对象，进行血液传播病毒。请带上自己的武器，非必须务必不要一个人出行，建议多人出行或使用载具……”

这是亚斯西海岸电视台在 2022 年 5 月 13 日进行的一篇新闻报道，这种病毒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迅速蔓延整个地球，联合国卫生组织将它命名为“SparkFire——闪电”。可人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制出任何有效药物，只有通过消灭他们来进行自我保护，而要消灭他们，必须攻击头部，彻底的粉碎它们的神经中枢。

“The United Nations Biochemical Committee has concluded that human beings are likely to face a major cleansing, but govern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will take action to defend the people……”

第三章：峥嵘岁月

公元 2022 年 6 月 14 日早晨，太阳还未升起，在亚历克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蓬溪格勒的大街上，已经是一片死寂。物品已经到处堆砌，车辆也是不一的停在路边，只不过那些车辆，都已经是变成了废铁一般，被火焰灼烧过的，以及车窗变成了蜘蛛网一样，或者破碎。街上硝烟弥漫，完全看不出

来一丝生机。

附近，还有着一些人影在游荡，只不过那些并不是正常的“活人”，而是有些身体腐烂，眼珠子空洞的

“人”。那些“人”没有混乱，都是互不干扰的走着。



突然，一阵汽车引擎声愈发愈近，仔细一看，一辆银色的斗殴者越野车在学苑大道上飞驰。

驾驶它的，则是一位身着黑色夹克衫和黑色工装裤的、面部带着黑色半面面罩的青年。近学校时，他摘下面罩，能够清楚的认出，他是姚飞洋！

他在蓬溪格勒人民高级中学前面把车停了下来。环视了一圈。学校似乎已经无人防守。他开始回忆起之前的事情：学校之前被政府作为二级避难所，且为所有的保卫人员配备了精良的武器来保护学校。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沦为了寂静之地。姚飞洋驾车进入了学校。

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之中，老鹰的鸣叫声显得格外刺耳。眼前到处都是写有“禁止入内”字样的隔离条，在龟裂的沥青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这一带目前禁止无关人士入内。写有“KEEP OUT 复兴厅”字样的看板上爬满了常春藤。

他停了下来，在他的面前，是一栋栋玻璃几乎全碎、都快变成黑褐色的建筑物，而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校前广场。

唯一还屹立着的 E 栋教学楼，浓密的黑烟不断的向外面扩散。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发现一丝生命的气息。

姚飞洋走进那栋微微倾斜的教学楼。慢慢地走上楼梯，熟悉的场景随即出现：英语办公室、年级办公室……强烈的怀旧心理一直驱使着他走到桐海班的前面，他停了下来，大吃一惊，因为好像还有人在这里！他趴在门缝边观察着：教室里有胡智轩、谢欣成、唐宇涵等十余名他的高中同学。

胡智轩手拿焊枪，在给门上加钢条，由于焊接的技术不是很专业，所以导致焊光异常的亮，以至于在校前广场都能看见；唐宇涵在外阳台上看样子应该是在清点什么东西，因为外阳台上还有几个箱子；而其余的人几乎都跟平常一样，在巨大的灾难之间无所事事。

姚飞洋敲了敲门。

胡智轩首先警惕了起来，他朝着大门外面喊到：

“哪个？”

“这他妈都啥玩意儿啊？”姚飞洋突然叫出了声。

谢欣成听到声音后，迅速回过头，他惊道：“姚飞洋……？”

与他一同工作的陈凤林也听到了，他赶紧放下手中的

工作，闪电般地向大门口飞去。

胡智轩迅速地打开了门，姚飞洋就站在他的面前。

姚飞洋也终于见到他们了，他飞奔过去抱住胡智轩，激动地说到：“我是真的想不到能在这里遇见你们！”

唐宇涵从阳台上探了个脑袋，甚是激动：“我靠姚飞洋？你还活着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我也是！”姚飞洋朝唐宇涵喊道，“真的是没白来。”

王锬璐和其他几个女生也愣住了，她们怎么也想不到，现在的这个世界竟然还能遇上以前的同学

“随便看看吧，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还是有那个样子，谢总和陈凤林，今晚好像该你们俩个今天值班吧？麻烦了噢。”唐宇涵看着墙上的一张纸说到。

“这么快啊，我们还没准备好。”他们俩异口同声抱怨到。

“自己看看轮班表吧，当初说得好好的，可别反悔。”唐宇涵非常不耐烦地说到。

“那行！我们去收拾收拾。”他们随后离开了教室。

唐宇涵又继续说到：

“我们在这里过了可能有五六个多月了样，真的不容易啊，这里你慢慢参观，我先去做事情了。”

“你去嘛。”

姚飞洋仔细地参观了一下此时的教室，他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仔细一看，惊到：“你们过得比我还穷啊，这个床是真的……”

床的确是过于简陋了。

姚飞洋大概把它们分为了三个等级。“高等床”是由六张桌子和一大块较厚的海绵制成的，海绵上面有从寝室

里带来的薄被子；而稍微差一点的是铺在地面上的薄海绵，没有遮盖的；最差的，是仅由几块泡沫搭在地上的铺了一层床单的“床”。

姚飞洋又继续看，他在原来放平板充电平台的地方看到了一个铁架台，只不过这个铁圈稍微要大一点，半径十厘米左右，下面是一个类似于酒精喷灯的东西，喷口加大了一些，似乎可以加热更大的面积，旁边则是一口小锅。

“诶诶，你这个叫灶？”姚飞洋很是疑惑。

“有这个条件不错了，人家猩猩搞了两大两天才整好它。”唐宇涵对他说到，“这还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我们现在把整个桐海班称为猩火避难基地。”

“哈哈，只是有那么亿点点好笑而已，尖尖真牛逼。”姚飞洋笑了笑，然后又收了一下脸上的神情，“这个条件能坚持这么久，也算强的了。”

到了傍晚，天渐渐的暗了起来。

姚飞洋按了一下日光灯的开关，可没有任何反应，他转过头问道胡智轩：“这个灯咋不亮啊？”

胡智轩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到：“你脑子进水了吗，电都没有哪儿来的灯？”

“那你们晚上用什么来照明啊？”姚飞洋疑惑地问道。

胡智轩走到外阳台，拿了一个东西，递给姚飞洋：

“这个，你王总原来的灯，太阳能电池，刚刚在外头充电，我给你打开。”

他打开了灯的开关，明亮的光线瞬间散布到了整个教室。

“诶诶诶那边两个把灯关了，现在还看得清楚，别把电给放完了。”谢欣成喊到。

“我给他看一下而已，马上关。”胡智轩回答，他随

后关上了灯，“这下了解了吧。”

“你们也是够牛的了，我来之前本来还在亚历克斯格勒，然后那边又没有人，我又给跑回来，本来只打算晃一圈，结果这不找到你们了嘛。”姚飞洋回味着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可能会有危险。”王香怡突然说到，“我认为还是应该出去找些资源，这里肯定是守不住的。”

“嗯，这个办法到好，可以去试一试，首先来说超市是肯定要去，其次再去医院或者药店找点急救包。”唐宇涵也发话了。

“哎呀胎菠萝，你一天硬是想得出来，还医院，你们不去殡仪馆啊？”王锬璐说到。

唐宇涵瞥了她两眼，说：“要不是菠萝不在，你这么嚣张？”

“莫闹了明天再说吧，太累了今天。”姚飞洋说，“管他那么多！”

.....

凌晨三点，寒风呼啸。

虽然现在正值六月，但是夜晚的风仍然能使人打寒战。

唐宇涵在简陋的泡沫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不停浮现出一些记忆片段，想起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离去，他眼睛突然猛地一睁，站了起来。他环顾四周，所有人都在教室里休息。他离开了床，想去到外阳台透透风，但那里似乎已经有人了，他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是王瑜。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在这里发愣啊？”唐宇涵小声地问到。

王瑜转过头，看着他。不知道是不是唐宇涵看错了，几滴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掉了下来，她抹了抹眼角，对唐宇涵说：“嗯没事，你怎么又起来了。”

唐宇涵迟钝了一会儿，缓缓说到：“就纯粹睡不着，心里烦，你在想事情啊？”

“有什么事情可以想啊，就是这里给我的回忆实在是太多了。”王瑜望着夜空，“感觉这两年像一个梦一样，梦醒了，什么也就没有了。”

“说这些，老网抑云了。”唐宇涵站到了王瑜旁边，“过一天算一天吧，就希望明天会更好。”

一阵阵寒风呼啸而过，刺的让王瑜的

身体有些颤抖，唐宇涵不经意间问到：“你不冷？”

“不冷。”王瑜回答道。

唐宇涵看了看她，凝视了一会儿，突然他脱下了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外套，披在了王瑜的肩上。

“乖女儿早点休息！”唐宇涵的声音铿锵有力，随后，他转身回到了教室里。

王瑜转过身，望着躺在泡沫床上的他，心里不禁一阵翻腾。不一会儿，银白色的月光透过了厚厚的云层洒进了教室里，熟睡的同学们让她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王瑜又望着天空，突然有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她心里一惊，连忙闭上眼睛，她又叨念着，许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不经意间，几滴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第五章：向交通枢纽进击！

（《梔子花的思念》响起）

“这日嘛哪个舅子设的闹钟铃声嘛，关一哈求求了，我说了铃声可以接地气但是不能接地府。”青和平被吵醒了。

“清早八晨就在那儿扯真的是有病。”王锬璐也醒了。

霎时，只见谢欣成如同大猩猩一般跳了起来，朝着那台电子闹钟奔去，一巴掌拍停了它。

“帅死了谢总，你是我男神。”杜媛媛伸了个懒腰，接着送给了他一系列掌声。

谢欣成摆了摆手，又抱怨道：“我真的是不想说，昨天晚上哪个告的闹钟嘛，这才七点多撒子人嘛。”

“我！你要浪们？”姚飞洋下了床，穿好了衣服，盯着谢欣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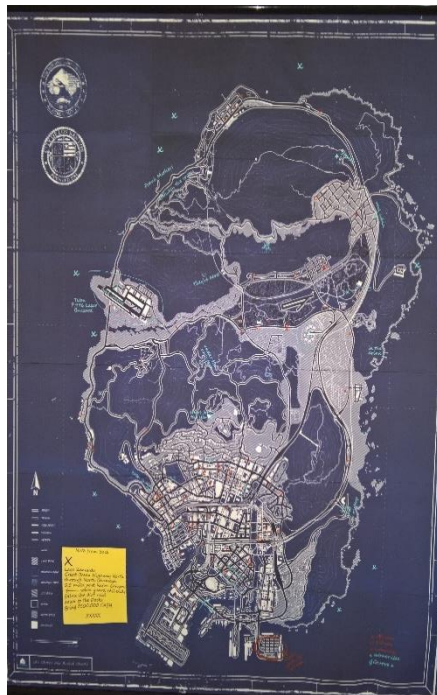
“呃……我……你调这么早爪子嘛，瞌睡都没睡够真的是。”谢欣成突然变得唯唯诺诺。

“不爪子，我只是在想你们未必要一直待在这里吗？”姚飞洋望着窗外。

陈凤林听着听着，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走向储物柜，在里面翻找着一些东西。

“欸，陈凤村，你又在找撒子嘛。”谢欣成见状，便问道。

陈凤林没有搭理谢欣成，只见他找出了一捆卷轴状的物品，然后扔在地上，摊开了



它，是一张微微泛黄的地图。

王锬璐看见了，突然睁大了眼睛，她很是惊讶地说道：“这不是蓬溪格勒市的详细地形图吗？这种版本的应该只有军队上才有吧，你是从哪儿搞的噢？”

“你不会忘了我是空军学院的吧？这不是开学就会发的吗？”陈凤林头也不抬地回答到。

“好洋！到现在日嘛还不都是一个样子。”王锬璐一脸不屑。

姚飞洋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地图，他指着一个地方问道：“这儿是哪儿噢？”

“中央军备局，这下面不是写起的吗？”陈凤林回答道。

“那旁边的图标是撒子意思？”姚飞洋正盯着一个手枪图标看。

“武器贮存区，天啊这个都不能口答，小川都没教过你吗？”陈凤林忍不住笑到。

“搞都搞忘完了。”姚飞洋非常在理地回答到，“你的意思是这里有违禁品？”

陈凤林点了点头，说到：“这里是蓬溪格勒最大的军备补给中心，以前学校组织参观过几次，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搞忘完了。”

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的谢欣成突然冒了出来，提了一个建议：“那要不然去看哈嘛。”

“走路撒，你么儿想死过人去，莫把我们几个拉下水。”胡智轩冷笑道。

“你们没得车？”姚飞洋似乎很吃惊。

“日嘛一个二个都没得本本，去都只有当黄师傅，而且日嘛哪找撒子开得走的车嘛。”唐宇涵掰了掰手指，很平淡地说道。

“那看来只有我有了。”姚飞洋故作遗憾，实则开始炫耀，他从夹克衫的口袋中拿出了车钥匙，时不时还转着玩儿。

陈凤林见，两眼直闪金光，他呼道：“我日你有车？开不得玩笑噢。”

“也莫太高兴，两座越野而已。”姚飞洋瞬间给他泼了一记冷水。

“笑死了，日嘛两座车子有锤子用，我们这十多个人。”秦澜捧腹大笑。

“哎呀日嘛神的很，你真的好搞笑，莫到时候开到开到一车人翻到沟头去了。”王锶璐也在旁边笑到。

“等哈日嘛等我说完嘛，你看隔壁子是不是有汽车站嘛……”

“那叫交通枢纽，这是两个概念。”谢欣成插了句嘴。

“你叫锤子叫再叫老子把你从二楼上甩下去告不告哈？你小学老师没教过你别个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吗？”姚飞洋本来心情就不是很好，加上谢欣成这么一打岔，顿时火从心中冒起。

谢欣成被吼得一句话也说出来了，他也气，他也想吼回去，甚至是打一架，可是也拼不过呀。

“我继续说，隔壁既然是车站，那就肯定有车，但是也不排除没得噢，所以可以来个人跟我先去看一哈。”姚飞洋继续梳理他的想法。

“哪个敢去嘛。”杜媛媛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我！”一个异常响亮的声音从角落里传出来，一直没有参与发言的青和平站了起来，“我跟飞洋去，反正日嘛在这也没得事做。”

“你要当勇士嗦。”谢欣成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

“真的是胎菠萝，总比有些人当缩头乌龟好嘛。”王锏璐开始阴阳怪气，“遭吼了一句就黑得跟见了鬼一样。”

“卯你唠求，大哥莫说二哥，脸上麻子一样多，真的是罗梅芳进门——霉（梅）到家了。”谢欣成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回应到。

“停到莫闹了，日嘛天天都在闹，有没得意思嘛一天。”秦澜实在是受不了了，“你们两个要去看就抓紧时间吧，越快证实结果越好。”

姚飞洋和青和平相互对视了一眼，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一般。

“敬礼！”谢欣成大喊一声。其余人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但最后也照做了。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想象的那么安全，但愿吧，希望他们平安归来。

姚飞洋和青和平从窗台上翻了出来，两人昂首挺胸，气势这块捏得死死的。青和平手中拿着根钢管，而姚飞洋将他的工兵铲拿在了手上，可谓是一个混混和一个特工的革命之路。

走到一楼出口的时候，几只食尸鬼像是特意在等他们似的，一见到他们便直扑过去。青和平上前就是一棍子，打得它们措手不及；姚飞扬挥舞着那黑色的工兵铲，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威胁。

“哟吼，不错啊飞洋，没看出来嘛。”青和平很是欣赏。姚飞洋连忙摆了摆手，说：“那没得撒子，都是些小板眼儿。”

“小板眼儿？那要放大招你不是可以一个打十个？”青和平开着玩笑，“对了搞快，我想看看你的座驾。”

“走嘛。”

姚飞洋快步走到校前广场。随着距离的缩短，一辆银

白色的斗殴者越野车慢慢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可以啊这车，威猛霸气噢，太符合我们飞洋的气质了。”青和平拍着姚飞洋的肩膀夸叹道。

“噗，那肯定。”姚飞洋说着说着，便按下了车钥匙的开锁键，只见斗殴者的大灯瞬间亮起，白色的氙气大灯，无比闪亮。

“我靠！太牛逼了哥，好久给我整一回。”青和平直勾勾地盯着这辆越野车，似乎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幻想着，要是自己哪一天有这样一辆车，还怕自驾游的时候被笑话吗？那一定会是全车队中最靓的仔。

“喂，想什么呢，走不走？”姚飞洋的喊话把青和平拉回了现实。青和平缓过神来，发现姚飞洋已经上车了，于是他飞快地跑过去，一拉开车门就跳了上去。

“这下可以出发了嘛。”姚飞洋问到，“再不走想等死吗？”青和平完全没有注意到姚飞洋在说什么。他正沉浸于车的内部装饰。

这座位太舒服了，他想，虽然就两个座位，可却一点儿也感受不到拥挤，布局也很合理嘛。

姚飞洋见青和平又不答应，他便发动了车子，猛踩了一通油门，一瞬间带来的巨大的惯性，让青和平东倒西歪，随即一头撞在了车窗上。

“我日嘛，你飞浪门快唠求啊。”青和平抱着自己的头。

姚飞洋见状，忍不住笑到：“你自己不栓安全带，还发不发神嘛。”

“是是是，我错了。”青和平的脸上仿佛带上了痛苦面具，“下次坚决不敢了。”

“行嘛，出发了哦！”姚飞洋说着说着就驾驶着越野车慢慢地动了起来。

不一会儿，两人一车就冲出了校门。行驶在宽阔的学苑大道上，青和平左右扭着头望着窗外，窗外是曾经无比熟悉的建筑物。

以往川流不息的车道如今只剩下一辆车在道路上疾驰；道路两旁的高楼大厦已经被损坏地东倒西歪；路旁的报废汽车堆积成山……

他们开始下坡，前方是西亚隧道，也是一条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隧道。青和平又回头望去，一群丧尸发疯似的追赶着他们，他突然又正襟危坐，长叹了一口气，曾经居住过的充满回忆的家乡一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换做是谁心里都不好受吧。

姚飞洋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整辆车便驶入黑暗。在漆黑恐怖的隧道里，青和平主动闭上双眼，美名其曰换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姚飞洋怎么都想不明白，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难道闭上自己的双眼，隧道里的怪物就不会出现了吗？这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

纵然心里有许多疑惑，姚飞洋仍旧老老实实驾驶着越野车。眼前的青和平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一个人驾车在这条漆黑隧道里的场景。

青和平不知道姚飞洋此时在想什么，蒙住双眼，他完全陷入黑暗当中，四周变得更加安静，可能是因为高度紧张的原因，他的体温在慢慢降低，若是有人不小心碰到，恐怕会以为自己摸到了一具尸体。

青和平的世界已经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只能依靠嗅觉、听觉，以及手指传来的触感，来重新认识周围的一切。

“实在是可悲啊，这就是上天降下来的惩罚。”青和平蒙着眼睛不知道在喃喃自语什么，他什么都看不到，黑暗，阴冷，怪异的声响，指尖奇特的触感，所有的一切仿佛浪潮般冲刷着他的神经。

很快，前方出现了一片光亮。他们驶出了隧道，随着距离的推进，红日交通枢纽的影子愈发清晰。

“欸，飞洋。”青和平突然说话。

“嗯？”姚飞洋听见青和平在叫他，于是象征性的回答了一句。

“还是没有唐汶蝶的消息吗？”青和平询问到，他的声音异常低沉。

姚飞洋心里一颤，手掌紧握方向盘，而他的目光慢慢跳向远方，能看得出他的情绪异常低落。

“唐汶蝶……”他缓缓念出了她的名字。

“唐汶蝶……”他重复着。

青和平意识到自己似乎说错话了，他只能长叹一口气，毕竟唐汶蝶的下落不明和姚飞洋自己多多少少沾点关系。青和平又望向前方，可眼前突然出现的事物却让他十分惊恐，他想提醒姚飞洋，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下一秒，这辆疾驰而行的斗殴者越野车，以八十三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撞上了瘫在路边的废弃坦克……

“姚飞洋……”

有人在叫我？姚飞洋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在叫他，这是幻想还是现实？

“姚飞洋，姚飞洋！”

是唐汶蝶！

突然，似乎有一道光在他的眼前越来越亮。画面一转，他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前的那个下午。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王刚的手机响了，他停下手中正在挥舞着的触控笔，看了看桌上的手机，眉头一皱，便拿起手机走出了教室。

趁着王刚打电话的功夫，姚飞洋便悄悄地跟旁边的唐汶蝶说话。

“嘿，下午干嘛？”

“晓不得。”

“那你有没得空？”

“晓不得。”

“莫逃避，正面回答。”

“反正不得跟到你耍。”

唐汶蝶正在抄写白板上的例题，看都不看姚飞洋一眼地敷衍完了他的每一个问题。

“欸，求求你上心一点。”姚飞洋很无奈。

唐汶蝶放下了笔，身子坐正，然后侧过身看着他，不耐烦地说道：“去哪儿嘛，你哪一次选的地方不无聊？”

“呃……这一次不得，儿豁，I promise.”姚飞洋信心十足。

“唉！”唐汶蝶摇了摇头，“走嘛，去哪儿？”

“SNT^①。”

“哪儿？！”

“SNT！”姚飞洋大声说到。

不料，他的音量太大了，全班人的眼睛齐刷刷地望向他。王刚此时也接完电话回来了，他见到这一幕时，怒火也是自发而然地冒了起来。

“姚飞洋给我滚到后头去！”王刚怒吼到，“我说了好多遍了，上课不准摆龙门阵，诶你是不是说不听？说不听就过人走人。”

顿时全班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唐汶蝶则是非常无奈。

“昨天那张周考卷上还有两道题没有讲，下来有好多同学都在问，这节钟我们来讲一哈…”

“……因为数列非常灵活，可以与很多内容串联起来考，不过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那几个常用的定义和求和公式，再就是错位相减，倒序相加，裂项相消等等这一系列的套路化的方法，高中数学大题一般来说按照套路做都应该整得起……”

仿佛对数学具有天生的免疫力一般，姚飞洋听得头昏脑胀，他看了看手表，还好，只有五分钟就放学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时间不够了，下来再把这些题看一哈，欸我再说一遍噢，文科数学的错位相减法是每年子高考必考的内容，方法相信大家还是掌握到了的，就是那个计算很恼火，计算能力丿了的斗不得行……”

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下课铃声一打响，大家都争着冲出教室。姚飞洋这才慢悠悠地回到座位上，此时教室里只剩下他和唐汶蝶两人。

“畅聊^②上找你？”唐汶蝶边收拾东西边问到。

① 【SNT】：亚斯共和国内最豪华的一家西餐厅，总店位于蓬溪格勒桐海广场。

② 【畅聊】：一款深受亚斯青少年喜爱的社交软件。

姚飞洋把手指放在储物柜上的指纹感应器上，打开了储物柜，他从里面拿出一部手机，捣鼓了一会儿，才回答道：“啊，不行，Skype^①吧，前几天打游戏号被封了。”

唐汶蝶瞟了他一眼，脸拉了下来，说到：“你还敢带啊？也只有你了可能。”

“又不查柜柜，之前纯粹运气撇。”姚飞洋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唉，行吧，我去吃饭了，拜拜！”唐汶蝶已经收拾好了。

“啊行，下午见，拜拜！”姚飞洋这才抬起头来，打了一声招呼。

跟唐汶蝶打完招呼后，姚飞洋也离开了学校，校门口站台边的电磁悬浮轻轨就像是专门等着他似的，刚好停稳。姚飞洋登上轻轨，找了个位置坐下，又打开手机，打开了 Skype，点开与唐汶蝶的对话窗口。



轻轨运行了起来，姚飞洋慢慢地输入着文字：

“两点！不能再晚了。”

他点击了发送，等了一会儿，感觉又不大对劲，于是又撤回，重新写到：

“两点，桐海广场三号门，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两点？疯了吧。”

唐汶蝶此时已经回到了酒店，正准备去洗澡的她，没想到姚飞洋会这么快找她。

① 【Skype】：一款由苏联企业研发的社交软件，具有网络通话功能。

“就两点，上次就是时间不够没赶上车。”

“彳亍，话说真去 SNF？，你有那个消费水平吗？”

“不要怀疑，到时候请你吃肥牛蛤蜊意面。”

“？？哄鬼？”

“儿日白，说到做到。”

“好吧，那我先去洗澡了。”

“得嘞，拜拜！”

“拜拜！”

姚飞洋此时已经心满意足，他抬头望了望窗外的风景。日蚀大厦上巨大的广告牌正显示着新款超级跑车“傲弗·独裁者”的广告，下面配着“Made For Speed!”字样的宣传标语。原来蓬溪格勒已是如此的繁华。



回到家中，姚飞洋首先去洗了个澡。之后裹上一条浴巾躺在了床上，开始幻想

着下午的美好生活，非常自然的，睡意很快就侵袭了他。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才十二点二十分，睡一觉或许还来得及吧。

.....

（手机铃声响起。）

“我日，真的是我的手机在响！”姚飞洋猛地睁开了眼睛，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看了看手表，已是两点十五分。他迅速冲了出去，胡乱抓起了手机。

是唐汶蝶打来的电话！

“完蛋完蛋，忘调闹钟了。”他不停地自责着，又深呼吸一口，壮着胆子接了电话。

“你终于接电话了。”唐汶蝶在那头似乎很生气地说， “不会又睡着了吧？”

“啊……”姚飞洋愣了一会儿，支支吾吾地又回答到， “没……没有！”

“哦？那你人呢？”唐汶蝶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

“呃呃……快了快了，地铁上。”姚飞洋紧张地随口一编。正当他束手无策来躲避这一劫时，旁边的一张金融服务凭证给了他一个方案。

“那个……你能不能去桐海广场里面的银行取点现金啊，我我好像没有带钱，回来补给你。”姚飞洋极其不自然地问到。

唐汶蝶听到这句话时恨不得马上把手机丢掉，但她忍了一下，平静下来回答到：“行，到了给我打电话。”

“好嘞！”姚飞洋见自己的计划得逞，心里瞬间爽快了起来。他挂断电话，不慌不忙地走进卫生间打理起自己来。

不一会儿，他便离开了家中。

走出小区，进入地铁站，打开手机买车票，这是再熟悉不过的操作了。这时，他的电话又响起了。然而，这不是唐汶蝶打来的电话。

“何雨欣？她打电话干嘛？先接吧。”姚飞洋看见是何雨欣的来电，心里十分疑惑。

“怎么了？”姚飞洋问到。

“你在哪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似乎还能听见警车的声音。

“小区外面啊，准备去桐海广场，有问题吗。”姚飞洋回答到，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千万不要到桐海广场来！赶紧回去！”何雨欣在电话那头大喊到，忽然又从电话里面传来一阵爆炸声。

“怎么了啊，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姚飞洋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不要过来……”她的话音突然从这里中断了，接着是手机摔在地上的声音，那边又传来了枪响。

姚飞洋想起了还在桐海广场的唐汶蝶，他连忙拨出她的手机号码。

“嘟嘟嘟……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候再拨……”

无人接听。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姚飞洋很是慌张。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一朵小型蘑菇云冉冉升起。

人们四处逃窜着，尖叫声此起彼伏。他收到了来自政府的灾难警告：蓬溪格勒的桐海广场发生不明袭击事件，目前推测可能为恐怖袭击，请广大居民群众立即返回家中做好防护，一切行动等待政府指示！谢谢配合。

他瞬间瘫在原地，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唐汶蝶的身影，他也甚至忘了政府部门发出的警告……

“姚飞洋……姚飞洋……”

又是一阵声音在叫着他，是唐汶蝶吗？

不，不是她。

“姚飞洋，快醒醒！妈的不要黑我噢。”

青和平叫着姚飞洋，而姚飞洋的头上流血不止。青和平到处在这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里寻找紧急医疗作用箱，终于在离后备箱很近的一个小匣子里找到了它。



他打开一看，果然里面有肾上腺素。

以前在卫校学过一点急救知识，这种注射的急救应该能完成吧。

他想到。于是他开始迅速地回忆起他的导师讲过的知识。

“肾上腺素的使用方法为肌肉注射，推荐的注射位置为大腿的外侧中间……”

有了！

青和平迅速在姚飞洋大腿的近心端缠上橡皮筋，小心翼翼地将注射器上的保护盖取下，慢慢地将针头插进姚飞洋的皮肤。持续了五分钟，注射过程总算完成了。

快给点力吧！只有靠你了。

青和平想着想着又躺了下去。

几分钟过后，他终于醒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刚跑完马拉松一般。

“终于醒了，没事吧？”

青和平关心地问道。

“我还行吧，好口干。”姚飞洋缓缓地回答到。

青和平从裂开的储物架上拿了一瓶水递给姚飞洋，姚飞洋大口大口地喝着水。青和平知道他很不好受，但又无能为力，只能对他说一定会尽全力找到唐汶蝶的。

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了，姚飞洋用尽全力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青和平则紧跟其后。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斗是嘛，快看看有没有能拿上的，可惜这车了。”

“没事，反正是借的。”

“哪个的啊？”

“王宇杭的车。”姚飞洋回答到，“他那时和马文雯、王锬璐她们去莫斯科给刘菠萝办晋升典礼了，我就想借他车来开开，没想到会成这个样子。”

“唉！”青和平叹了一口气，“希望他们都没事吧。”

“走吧。”姚飞洋背上了一个背包。

夕阳之下，两人慢慢朝红日交通枢纽中心走去。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而姚飞洋与青和平两人才刚刚走到红日交通枢纽的外围。青和平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七点四十八分了，他长叹一口气，对姚飞洋说到：

“欸，都七点多了，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一去不复返了？”

“呃……我晓不得，看完了就赶紧回去吧，天黑了日嘛怪求疹人的。”姚飞洋回答到。

“哎哟！”青和平又是一声长叹，随后便放下了背包，从里面翻出来了两只锈迹斑斑的手电筒。

“我不晓得还用不用得起噢，之前在门卫头找的。”

“告一哈不就晓得了。”姚飞洋说着说着，就意识性地按下了手电开关，但是这只手电筒却没有给他任何反应。

“哎呀我斗说嘛不得行，你那东西都是歪的。”姚飞洋双手一摊，对着青和平说。

“日嘛我来。”青和平一把夺过手电筒，用力地拍了拍，那灯突然闪了一下。

“看到没有，接触不良，给你机会不中用啊！”青和平嘲笑到，他又敲打了几下，一束亮度不高的散射光线从手电筒里照射了出来。

“还是你凶些，可以嘛，才智双全你。”姚飞洋不屑一顾。

“走嘛，搞快一点。”青和平把另一只手电筒给他，姚飞洋接过来，不一会儿就让它亮了起来。

他们两个绕到了售票大厅的门口，落日余晖透过玻璃门映射进入大厅，给这幢原本就恐怖万分的建筑物披上又一层诡异的面纱。他俩似乎有些害怕，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彼此拉着对方。姚飞洋一边向前慢慢摸索着，一边看着杜媛媛给他们画的手绘地图。可他是实在看不懂这张地图。

“这他妈画的啥玩意儿啊，跟堆马赛克一样。”

青和平凑上前看了看，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这技术也只有她了，但像我这种空间几何感这么强的人，还是可以勉强认得到。”

“哦？你几何感好？浪们三维变化定理那一张只考了五十多分啊？”姚飞洋嘲讽道。

“日嘛总比有些人考三十几分好嘛。”青和平毫不犹豫地回击道。

“那你拿去看嘛。”

“给我嘛。”

姚飞洋将地图递给了青和平，青和平盯着它看了许久，又对姚飞洋小声的说道：“应该是右边，左边是列车专线，不过以她画的话，应该先走直走到前面的 G3 出口，再右转才是高速专线。”

“确定可靠？”姚飞洋有些怀疑。

“哎呀管那么多，你又不识路，死马当活马医呗。”

“行嘛。”

于是他俩径直走去。售票大厅里面寂静得似乎连他们的心跳都能被听见。姚飞洋左右晃着手电，看见了各种以前只能在灾难片里看到的场景：遍地无人认领的行李箱、东拉西扯的带有生物危害标识的警戒线，以及一片又一片的血迹。

“是原来我来这些地方绝对黑哭，儿日白。”姚飞洋说道。

“不是一样的，还不是见多了胆子练大了。”青和平拍了拍他的肩，回答道。

快走到 G2 出口时，姚飞洋似乎在候车室的前面看到了一个超市，便叫停了青和平，说：“哎，那儿有个超市，是不是？”

青和平用手电筒一照，在微弱不堪的灯光之下，广告牌上的“shopping mall”字样仍然清晰可见。

“是啊，怎么，想去探索一番？”青和平问到。

“我觉得行，我其实有点饿了。”姚飞洋打着手势，而他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了出来。

青和平此时也觉得有些累了，便同意了他的想法。

“走吧，防御拉满，还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那些鬼东西。”青和平从背包里抽出钢管。

姚飞洋率先进入商店，而让他失望的是，货架上的东西几乎是被横扫一空，于是他朝着更里面走去。慢慢地，他到达了最里面，他看见前方的货架上似乎有什么东西。边壮着胆子向前走去。

越靠越近，越靠越近。

忽然有东西碰了一下他的肩膀，姚飞洋立马吓的大叫了一声。

“你叫求叫，是老子，耳膜都震破了。”是青和平的声音。

姚飞洋一看，原来是虚惊一场，于是开口便口吐芬芳：“你日嘛没得事情做撒，人都黑神了。”

“少说空话，多做实事。”青和平抢在他前面一步，用手电筒照亮了货架。

“就一个木箱子？费那么大劲，搞得我兴奋了半天。”姚飞洋非常地无语。

未完待续。。。